

891.7
18

人民是不朽的



八月

砲兵們，只有很少數是步行的，大部分都坐在砲上。其中一個，正捧着鋼盔在喝盔裏的水，水點從他的下巴淌下來，他那水濕的牙齒閃閃發亮。你以為他在裝鬼臉罷——然而不是；他的臉色是在深思，而且倦態可掬。

「飛——機！」走在前頭的中尉拉長調子叫着。

兩架飛機掠過「叢橡樹」向大路這方衝來了。人們不安地望着，開始爭論：『這是我們的機子！』

「不，是德國的。」

於是那句前線的戲謔，照例又哄然爆發了：「是我們的，不錯，——可是我的頭盔呢？」

飛機橫越公路而去了，這表示，牠們是我們的。德國飛機在發見縱隊以後總是掉轉頭來而採取了和公路平行的路線的。

強有力的拖拉機，拖着那些大砲穿過村莊的街道。大砲們隆隆然碾過靜謐的黃昏的村街，經過那些刷得雪白的村舍，村舍門前小巧的庭園中紅的芍藥和毛茸茸金色的球狀花輝映着落日的餘光，女人們和灰白鬍子的老頭兒坐在門前階台土，牛在牟牟，狗在汪汪，——大砲們沉重地拖過，對照這一切，看來是多麼怪樣。

在一座小橋附近，不慣這樣可怕的重壓的橋身在格格地叫，一輛小汽車停在那里等候那砲隊通過。那司機，顯然對於這樣的情形是習慣的了，微笑地注意看着那一個在鋼盔內喝水的士兵。營軍事委員，坐在司機旁邊的，老是伸長了頸子看能不能望見那縱隊的尾巴。

「包加列夫同志，」司機說，帶着濃重的烏克蘭口音。「也許我們就在這裏過夜罷，

天馬上要黑下來了。」

營委員搖了搖頭。

「我們必須趕一趕了，」他說，「我一定要趕到司令部。」

「這種樣的道路摸黑走決定不能夠，反正是到不了，說不定今天晚上得在林子裏宿夜呢。」司機說。

營委員失聲笑了起來：

「怎的，爲難麼？你忽然饞起來想喝牛奶麼？」

「喝這麼一點牛奶，再加幾顆油煎得好好的馬鈴薯，其實也不壞。」

「還想吃點鵝肉罷，」營委員說。

「怎麼不想？」營司機興奮地頂了一句。

「三個鐘頭之內，我們必須趕到司令部，不管道路好壞，也不問黑的怎樣。」

「三會兒以後，這小汽車開上了橋了。亞麻色頭髮的小孩們跟在車後跑。」

「喂，叔叔，拿點黃瓜去，拿點番茄去，拿點梨子去！」他們一邊追，一邊喊着，把

黃瓜和半熟的綠皮的梨子扔進那開了半截的車窗。包加列夫朝那些孩子們揮手，感動得心都發抖。看着村童們跟撤退的隊伍送別，包加列夫心裏真是又甜又酸的。

戰爭以前，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是一位大學教授，擔任了莫斯科某大學的馬列主義講座。他對研究工作着了迷，總想法把教書的鐘點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這主要興趣所在的科學的研究工作，在那時已經開始了兩年之久。他常常直到該吃夜飯的時候，這才從大學回到家裏，一坐到飯桌前，就從皮包裏抽出手稿來讀。他的妻問他吃的合不合口味，炒雞蛋鹹的夠不夠，他的回答總是牛頭不對馬尾。妻是又氣又好笑，可是他却對妻說：「麗莎，你要知道，今天一天我簡直的樂極了，——我讀到了新近才從舊檔案裏找出來的馬克思寫給拉法爾格（馬克思的女婿）的幾封信呵！」於是妻就靜聽他說，聽着他是那樣的興奮和愉快，也不禁爲之神往。妻是愛他的，而且以有他爲驕傲，——妻知道他的同志們多麼敬重他，總是用了很多麼讚揚的口吻談到他品性的醇朴

現在，謝爾蓋·亞力山大羅維奇·包加列夫，担任着某戰線的政治部對敵工作的代理科長。有時他回想到大學裏手稿保藏處的涼快的地下庫房，那滿堆着各種文件的桌子，那加了聚光罩的電燈，以及那圖書館主任把流動梯子從這一個書架推到那一個的時候梯腳的滾輪發出來的吱呀吱呀的聲響。有時，他那未完成的著作的一片段，一字一句，會浮上了他的腦筋，於是他會對於這曾經使他傾注心力如此深而且切的問題，又一度加以和玩味思索。

小汽車奔馳在路上……煤煙，磚瓦的灰，黃色的土，極細的灰色的砂灰，這一切的灰塵把人的面孔弄成個死人似的。塵土的雲陣高罩在前線道路的上空。這塵土，是幾十萬雙紅軍的靴子所揚起來的，是載重車的輪子，坦克的環帶，拖拉機，大砲車，羊羣和豬羣，集體農場大羣的馬和母牛，集體農場的拖拉機，難民們的格格作響的小車子，集體農場工作人員的草鞋，以及那些從包波魯伊斯克、摩年爾，什洛賓，謝彼托夫卡，別爾迭赤夫，等等地方逃出來的姑娘們的鞋子所揚起來的。這些塵土，高罩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土地上，這些塵土捲過了蘇維埃的原野。到了夜間，陰暗的八月的天空，被村

莊大火凶惡的火焰映得通紅。炸彈爆裂的雷一樣的吼聲，隆隆滾過了橡樹和松樹的陰森林子和顫抖的矮叢的楊樹；紅色的和綠色的飛彈劃破了厚天鵝絨似的天幕；高射砲彈在高空炸裂像白的火星；滿載着爆炸彈的「亨克爾」（德國飛機之一種），在深暗的高空單調地哼着。那聲音是辛酸而嚇人。村落的老頭兒、老太婆和孩子們送着退走的士兵們，對他們說：「喝點兒牛奶去罷，親愛的，……吃了這乳酪，……拿了這些餅子去罷，好孩子，……帶點黃瓜在路上吃罷。」老眼在淌着眼淚，想在成千成萬滿是塵土的，嚴肅而疲倦的臉兒中間找到自己兒子的面孔。老太婆們把裝着禮物的小小的白布包，送到士兵們面前，而且懇求道：「拿去，拿了去罷，好孩子，你們都是跟我親生的骨肉一樣的。」

德寇從西方滾滾而來。德寇的坦克都惡劣地畫着骷髏和交叉的骨頭，紅色和綠色的龍，狼頭與狐尾，叉角嶄嶄的鹿頭。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帶得有照片：被征服的巴黎，被破毀了的華沙，被屈辱了的凡爾登，被焚毀了的伯爾格萊德，被掠奪了的不魯捨爾和阿姆斯德丹，奧斯陸和那維克，雅典和格黎尼亞。每一個德兵的口袋裏都有德國少

女和婦人的照片，短髮覆額和蜷髮垂垂的，都穿着條子紋的大的腰褲。每一德軍軍官身上都有護身符，——金鈴，鑲禁用的珊瑚珠的串子，取其吉祥意義的裝着黃色琉璃珠眼睛的小布人。每一德軍軍官的口袋裏，都有「俄德軍用會話手冊」，裏面是這些簡單的句子：「兩手舉起」，「站住，不許動」，「砲在那里？」「投降。」每一德兵都學會了這些字的俄文：「牛奶」，「麵包」，「雞蛋」，「可可」以及「拿來，拿來。」

德寇從西方闖進來了。千千萬萬的人民奮起抵抗了：從清澈的奧卡河，寬闊的伏爾加河，從黃澄澄的嚴峻的卡瑪河以及飛湍噴沫的伊爾特斯河，從哈薩克斯坦的大草原，從頓巴斯和刻赤，從阿斯特拉罕和佛羅內茲。千千萬萬忠實的勞動人民的手，挖掘那些反坦克壕，戰壕，掩蔽處，土坑；喧囂的森林和叢莽，靜默地躺下了牠們萬千的軀幹，橫在公路上和冷靜的村莊裏；帶刺鐵絲網圍住了大小工廠的院子；在我們可愛的綠色城市的大街和方場上，鐵的刺猥似的反坦克砦，也建立起來了。

包加列夫有時自己也很驚異，如何在短短幾小時之間，他突然的就結束了過去的生活方式，竟那麼輕而易舉；而他在危疑關頭尚不失其判斷力，他能堅毅地迅速地採取行

動，這又使他也頗自慰。然而最重要的一點是他看到了在此時此際，在戰陣之中，他依然智朗神清，心地澄澈，他依然爲人們所信賴，所尊敬，人們是感受着他的內心的潛力的。他自喜他有不可動搖的信仰，他時常對自己說：「我所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不是無用的，不；革命的辯證法給我的好訓練，已在這次戰爭中得到證明，多少歐洲的古老的文化在這次戰爭中都崩潰了。」但即使如此，他對於自己所做的，還是不滿意；他覺得他還不會儘量貼近紅軍士兵，不會儘量深入戰爭的核心；因此他想從政治部轉調到火線上去。

他常常得審問德軍俘虜，大部分是上等兵和軍士。他明白感得：那不分日夜在煎熬着他身心的對於法西斯之極度的憎恨，在審問俘虜之際，漸變爲蔑視和鄙夷。俘虜們大部分都是自動地情情願願說出了部隊的番號，以及裝備的情形，一口咬定說自己也是工人，而且衆口同聲叫道：「希特勒，打敗了，打敗了，」雖然明明明白他們這話是有口無心的。他們的家信之無聊，也使包加列夫驚愕不置。德兵爲回家的信中，總是詳細列舉他們如何燒烤雞和豬肉，吃過多少乾酪和蜂蜜，那就是地方風景的皮相的描寫。而從他

們家裏寄出來的信呢，那是十足的商業性，簡直像是百貨店的發票：「寄來的襪子，香水、女袴等等，都收到了。謝謝。下次寄郵包時，請寄一件厚汗衫給祖父，再要毛線幾束，童鞋數雙」，……等等，等等。

偶然之偶然，他問到了一個俘虜居然自認是法西斯信徒，坦然自承他始終忠於希特勒，確信德國人種優於其他民族，德國人的使命是征服世界上其他一切民族而降之爲奴。包加列夫問過他們許多話；他們讀過的書少得驚人，他們不但不知道大名鼎鼎的人物如哥德和悲多芬，甚至連德國政治史上的巨頭如俾士麥，或者德國著名的軍事家如毛奇和希利芬，也都不知道。他們知道的，只有他們所住地方的國社黨支部書記的名氏。

包加列夫仔細研究過德軍指揮部的命令，在這些命令中他注意到非常卓越的組織的技能，——德軍的掠奪、搶劫、轟炸，是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的，他們會在露營時有組織地收集吃空了的罐頭，他們也能編製巨大縱隊的最複雜的行動的計劃，訂出了無數的詳細節目，而以數字般的精密，絲毫不變不漏地付之執行。然而在他們的這種機械地遵從計劃、盲目地作鵝步而行進的才能中，在他們的這種不要思想但憑紀律以指揮數百萬

大軍的複雜而龐大的行動之中，却有着一些退化的東西，和人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東西。他們的，不是理知的文化，而是本能的文明，在性質上是與螞蟻及牲畜的組織性有些相同的。

在包加列夫所檢閱過的德國兵的通信中，他只看到兩封信，與衆不同，——一封是一個青年女人寄給一個列兵的，另一封則是一個列兵寫好了正要寄回家去的；在這兩封信內，包加列夫找見了一線的擺脫了機械動作性的思想的閃光，也找見了並沒含有那常見的小市民庸俗卑劣性的感情，這兩封信充滿了對於德國人所犯的罪惡之羞恥與憂愁。又有一次，包加列夫審問了一個年紀較大的軍官，這軍官從前是文學教授，而這一個人也證明是有思想而且是反希特勒的。

「希特勒，」他對包加列夫說，「並沒給人民造出了財富，希特勒是搶劫了人民的財富。他劫掠了勤勞的德國人民的工業文明，就同一個強盜綁劫了一架完美的汽車，——而這汽車却是忠實的思想的產物。」

「他們永遠不能，」包加列夫這樣想，「永遠不能征服我們這國度。他們在瑣碎細微

節目上的計算愈精確，他們的行動愈算術式，則他們對於最主要事物之了解將愈感不足，而橫在他們前途的災難便將更加嚴重而無可救藥。他們計劃着瑣細節目，但他們的思索方式却是二度空間的，（平面的）。他們只是個計畫匠。他們不認識他們所開始的這次戰爭之歷史發展的法則；並且像他們這樣、本能的庸俗卑劣追求功利的人們，也不能把握這歷史發展的那些法則的。」

包加列夫的汽車飛馳過陰森的使人戰慄的樹林，駛過那跨在彎曲的溪澗上的小橋，穿過霧氣濃重的峽谷，繞過了清澈如鏡，反映着八月夜萬點繁星的池沼。司機柔聲說：「營委員同志，記得那一位坐在大砲身上，在鋼盔裏喝水的那武裝同志麼？現在我有這樣的感想——他一定是我的兄弟。一定是。現在我明白了，幹麼他這樣注意我！」

軍事會議

軍事會議開始以前，師軍事委員乞列特尼成科到公園裏散步去了。他踱着方步慢慢地，時時站住，把煙葉裝進他的短煙斗。他走過了那座古宮，宮有鐘樓，那鐘已經不會走；他一直到了那池邊。一片濃密的綠蔭罩在水上。清晨的陽光射在池裏那些天鵝的身上，白的耀眼。天鵝們都昂起了頭，長頸子挺得板板的，都游動得那樣慢，似乎因為那墨綠色的池水委實太濃稠了，牠們的腳划不開。乞列特尼成科站定了，沉思似的看着這些雪白的水鳥。一個頗有些年紀的濃鬍子的少校正從信號站那邊沿着濃蔭的小路向池子這邊走來，露濕的砂土在他那馬靴底下吱吱地響。

乞列特尼成科認識這少校——他是在作戰部工作，曾經來報告過情況的。

「請示，有公事報告，軍事委員同志。」少校高聲說。

「好，請罷，什麼事？」乞列特尼成科回答，眼仍望着那些天鵝；牠們發少校的高聲

所驚，現在正向池的對岸游去。

「第七十二射擊師團指揮官來了報告……」

「這是馬卡洛夫罷？」

「是的。據報，昨晚十一點，敵人開始移動大量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俘虜供說，他們是屬於古德林坦克軍團的三個不同的師團的；他們奉的命令是進佔烏維治——諾伏格拉特。綏維爾斯克一線。」

「哦，」乞列特尼威科說，「這是昨天晚上我就知道了的。」

少校好奇地看着乞列特尼威科的多縐紋的面部以及那一對大而又狹的眼睛。師委員這雙眼睛比起他的飽經風霜的臉部的皮色來，實在明淨潤澤得多了；師委員的臉是經過一九一四年的俄德戰爭，以及內戰時代大草原作戰這兩次的風吹霜打的。師委員的臉色平靜而帶深思。

「那麼，准許我報告整四點鐘到的最後戰報……」

「嗨，整四點麼，」乞列特尼威科說，「可能是三點五十七分罷？」

「可能的，軍事委員同志」，少校微笑着說。「前線的其他部分，敵人的活動不太厲害。只有一個消息，敵人已經在渡口的西方佔據了馬爾契辛那·蒲達村莊。當時敵人受了一個半營的損失。」

「什麼村莊？」乞列特尼威科轉過身來向少校追問。

「馬爾契辛那·蒲達。」

「正確的麼？」乞列特尼威科威嚴地高聲再問。

「絕對正確。」

少校說了就頓一下，然後又微笑着抱歉似的說：

「美麗的天鵝呀，師委員同志。昨天空襲時，給炸死了兩頭。牠們的小鵝還留着。」

乞列特尼威科又抽煙，吐出濃的煙圈。

少校向司令部那方去了，走過那路旁的老楓樹，樹下站着乞列特尼威科的勤務員。

乞列特尼威科默然站在那里好一會兒，眼睛望着那些天鵝，望着那池子的綠油油的水面的一道一道跳動的閃光。然後他柔聲說：「哎，怎麼辦呢，媽媽……哎，遼尼

亞，怎麼辦？還能再見你們麼？」於是他咳了起來，——那是一個軍人的枯啞而急促的咳嗽。

當他走回古宮去的時候，在路邊等着的他的勤務員問他道：「師委員同志，要不要派車接你的母親和孩子來？」

「不要！」乞列特尼成科簡截地回答。他看見他那勤務員的驚愕的臉色，于是又補說道：「昨夜，敵人把馬爾契辛那·蒲達佔領了！」

軍事會議是在宮中的圓頂大廳內舉行的，這大廳的狹而且長的窗子都掛着帷幔。光線不太好，會議桌上鋪着的那一方帶繮子的紅色桌布看去像是黑的。還有十五分鐘，就要開會，值班的書記毫無聲息的在地氈上走過，對勤務員悄悄地說道：

「摩耳吉新，給司令預備的蘋果來了沒有？」

「我照例吩咐過了，他們已經把鑛泉水和『北方的美麗的城』（香煙牌子的名稱，即指彼得堡而言）拿了來了。」勤務員用了快速的調子回答。

幾分鐘以後，參謀長走進廳來了。這是一位將官，臉上有一種疲倦而且悒悒不滿的

神色。跟着進來的是一位上校——作戰部長，手拿着一大捲地圖。上校是瘦長子，臉色倒紅噴噴的，將軍却是個胖子，臉色蒼白。可是不知怎的，他們倆又頗有相像之處。轉身面向着那直挺挺立正在那里的勤務員，將軍問道：「司令在那里？」

「在直達通話處。少將同志。」

「接通了麼？」

「接通了已有二十分鐘了。」

「你看，波得·葉菲摩維奇，」參謀長對上校說。「你那位會吹牛的史吉米海爾還說非到正午是修不好的呢。」

「那就更好了，伊里亞·伊凡諾維奇，」上校回答，而且，帶着一種在這樣的情形時一個下屬人員所應有的拘謹，他又接着說：「你什麼時候才去睡一會兒呢，你已經接連三夜不會睡覺了。」

「哦，你知道，在這樣情況之下，一個人根本不會想到要睡覺。」參謀長回答，一面走到一張小桌子跟前，拿起一只蘋果。上校把他的地圖鋪開在大桌子上，也伸手拿了